



1933 — 1973

美国史

上 卷

富兰克林·罗斯福当政时期: 1933—1945

拉尔夫·德·贝茨著

1933—1973

美国史

上

富兰克林·罗斯福当政时期：1933—1945

〔美〕拉尔夫·德·贝茨著

南京大学历史系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译

吴世民 沈宗美校

封面设计：王 师 颀

RECENT AMERICAN HISTORY

Volume I

1933 THROUGH WORLD WAR II

RALPH F. de BEDTS

The Dorsey Press, Homewood, Illinois, 1973

1933—1973

美 国 史

上 卷

富兰克林·罗斯福当政时期：1933—1945

〔美〕拉尔夫·德·贝茨著

南京大学历史系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译

吴世民 沈宗美 校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颀义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4.5印张 364,000字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7,000

书号 11001·537 定价 2.45元

（只限国内发行）

出版说明

拉尔夫·德·贝茨执教于美国弗吉尼亚州旧疆大学，曾任该校历史系系主任。他所著的这部《晚近美国史》（书名我们改译为《1933—1973美国史》）是一部教科书，分上下两卷，囊括近四十多年的史事。

上卷的内容主要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时期的美国内政外交。作者探究了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危机的根源和影响；剖析了罗斯福的新政及其得失；论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对外政策；勾勒了美国参与大战的进程。下卷从1945年写至1973年。内政方面，对杜鲁门的“公平施政”，艾森豪威尔的“新共和主义”，肯尼迪的“新边疆”方针，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政策，尼克松第一个任期的以及第二个任期第一年的政治措施等，均有颇为详尽的讨论，并作出了估价。对外关系方面，冷战的盛衰涨消过程，从杜鲁门主义的提出到尼克松的访华，均有所缕述。此外，对美国社会的变化，六十年代的动荡，黑人争取民权的斗争和反战运动，本卷也给予相当的篇幅。

拉尔夫·德·贝茨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学者，书中观点自然有值得商榷之处，比如对美国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危机的根源的分析，从根本上否定同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矛盾的直接联系，而只是认为在“收益的分配上”出了毛病，以及经济结构上“不健全”。特别是他对于中美关系的某些概括（如说什么十九世纪的

“美国是中国的天然庇护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外交至少相对来说是无私地为中国的利益而斗争的”云云），反映出他的主观主义和谬见。此外，尽管他在前言中说，“我希望我把重点放在政治、外交、经济和社会史方面，将进一步促进他们〔学生们〕对晚近美国史的复杂性给予更全面的关注”，但他这部教科书并未对上述诸方面作出综合的研究，只是罗列纷陈，不大看得出彼此之间的联系和影响。鉴于我国出版美国现代史，特别是1945年以来的美国史还很少，因此本书仍然是有参考价值的。

本书是由南京大学历史系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负责译校的。各章的译者如下：上卷第一章——王明中，第二章——刘立勋、黄玉璠，第三章——黄玉璠，第四章——张竹明、周祖德，第五章——单雪康、张云宜，第六章——陈秀华，第七章——卢明华，第八章和第九章——王子和；下卷第一章——单雪康，第二章——陈秀华，第三章——黄玉璠，第四章——刘立勋，第五章——吴世民，第六章——黄玉璠，第七章——吴世民，第八章——卢明华。全书由吴世民、沈宗美同志总校。

原书每章之后附有参考书目，根据目前我国藏书情况，实际应用价值不大，均删去。本书边码系原书正文页码，因删去参考书目，故页码不连接，请读者使用时注意。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大萧条的前奏	(3)
第一节 华尔街的崩溃与美国经济	(3)
第二节 大萧条的原因	(7)
第三节 农业的灾劫	(12)
第四节 萧条年代之初的政治	(15)
第五节 革命的隆隆声	(28)
第六节 萧条使“新政”登场	(37)
第二章 初期的“新政”(1933—1934年)	(40)
第一节 富兰克林·罗斯福与1932年大选	(40)
第二节 交接时期与金融危机	(51)
第三节 银行及证券交易立法	(54)
第四节 首批“新政”人士	(59)
第五节 “新政”的目标和思想	(64)
第六节 货币与复兴	(68)
第七节 实业复兴：全国复兴总署	(73)
第八节 农业复兴：农业调整署	(81)
第九节 失业和救济开支	(88)
第十节 早期“新政”的成就	(92)
第三章 后期“新政”(1935—1936年)	(95)
第一节 形形色色的右翼反对派	(95)

第二节	汤森医师、休伊·朗、库格林神甫	(98)
第三节	联邦救济的扩大	(112)
第四节	“新政”立法高潮	(119)
第五节	1936年大选	(134)
第四章	“新政”的终极 (1937—1938年)	(141)
第一节	最高法院之争	(141)
第二节	日益增强的反对派	(155)
第三节	改革的最后一次努力	(163)
第四节	1937—1938年的工商业衰退	(169)
第五节	1938年的国会选举	(173)
第五章	“新政”、大萧条和美国社会	(178)
第一节	“新政”和劳工的进步	(178)
第二节	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	(187)
第三节	大萧条、“新政”与黑人	(195)
第四节	美国的经济	(207)
第五节	大萧条年代的激进主义	(217)
第六节	大萧条对社会的影响	(231)
第七节	对“新政”的评价	(237)
第六章	罗斯福政府初年的对外关系	(244)
第一节	史汀生和胡佛执行的外交政策	(244)
第二节	睦邻政策	(249)
第三节	美国对外经济政策	(253)
第四节	承认苏联	(257)
第五节	早期的中立尝试	(262)
第六节	美国与西班牙内战	(268)
第七节	美国与远东	(273)
第七章	1938—1941年间罗斯福政府的对外关系	(280)
第一节	美国孤立主义的本质	(280)

第二节	美国与欧洲·····	(286)
第三节	1940年大选·····	(301)
第四节	愈陷愈深的非交战状态·····	(306)
第五节	1938—1941年间的美国与远东·····	(314)
第六节	珍珠港之难·····	(321)
第八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国·····	(327)
第一节	欧洲与地中海战区(1941—1943年)·····	(327)
第二节	太平洋战区的早期战役·····	(339)
第三节	欧洲的胜利结局·····	(347)
第四节	美国在欧洲的外交和雅尔塔会议·····	(356)
第五节	太平洋战争的结束·····	(369)
第九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国内战线·····	(379)
第一节	动员: 人力、财力和工业·····	(379)
第二节	劳工、农场主和战争努力·····	(390)
第三节	战争与社会的变化·····	(395)
第四节	黑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399)
第五节	战时的民权·····	(403)
第六节	1944年的选举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逝世·····	(407)
索 引	·····	(412)

前 言

“任何史家撰写现代史时，
要探索的事件，靠得过近，
这兴许会磕掉他的门牙。”

——沃尔特·雷利爵士为其
《世界史》一书所写的序言

沃尔特·雷利爵士这位撰写现代史的名家，他的上述警告，本书作者是细心加以领会的。然而，每一位研究晚近史的学者，都不得不作出尝试性的判断，即便明明知道，世情的演变必将影响当代的评价。

和大多数历史学家一样，我以为1933年和新政是美国晚近史确实无疑的界标。普遍福利的增进获得新的解释；而那个时期的法令很快就给一个大致上经过变革的社会的完全形成提供了证据。至于1945年和战后时代初年，即本书第二部分的开端，能否被认为是另一重要分界线，证据则远不是充分的。

学生们对晚近和当代史的一些事件，越来越感到神往。关于前一代的大事诸如大萧条、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导致的社会压力和变化，他们可以求教于现代史的学术成就。美国自大战以来更多地卷入全球性事务，对于这些年代，他们理会到重心越来越移到对外关系方面，同时他们在自己这一代已经经历过的短短岁月里，对最近发生的社会变化，也保持着强烈的好奇心。我希

望我把重点放在政治、外交、经济和社会史方面，将进一步改进他们对晚近美国史的复杂性给予更全面的关注。

我谨在此对这部手稿的几位校阅者所提供的宝贵的和建设性的帮助表示谢忱。我要感谢伊利诺大学芝加哥分校的彼得·琼斯，州立肯特大学的劳伦斯·卡普兰，阿默斯特的马萨诸塞大学的杰克·塔格尔以及堪萨斯大学的西奥多·威尔逊。他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建议，我都采纳了；他们审慎地斟酌了本书的重点；他们还指出了原稿的一些错误。至于现在仍旧存在的错误，则完全由我个人负责。我还要感谢我担任历史系系主任时的秘书帕梅拉·奥格拉姆，她那敏锐的编辑眼光和迅捷的打字技术是不可或缺的帮助。

拉尔夫·德·贝茨

1973年9月于弗吉尼亚州诺福克

第一章

1

大萧条的前奏

第一节 华尔街的崩溃与美国经济

1929年的夏天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是一个极为愉快的季节。一个高度稳定的持久繁荣状态似乎确已实现。商品的产量和方便的劳务达到了空前的顶点。企业普遍获得了满意的利润，劳工也至少相对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多地分享了自己的劳动果实。当然，并非社会各部分都从国家源源不断的商品和财富中得到了称心如意的份额。采矿和建筑业在二十年代后期极端不景气，而农民则经历了六个农产品跌价的年头。但是，在十年中一切都很阔绰的情况下，人们可以把农民的抱怨当作惯常的牢骚而弃置不顾；而在普遍心满意足的气氛下，若干不太重要的经济部门所存在的问题也就无人去理会了。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某些情况令人不可思议地联想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镀金时代”^①。再度流传开来的主要口头禅是，凡愿努力苦干者，财富垂手可得。然而，昔日的观念是纺织勤杂工需要省吃俭用、兢兢业业方能逐步爬上老板的宝座；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人们的观念不完全是这样了，更多的想法是，纺

^① 《镀金时代》是马克·吐温的作品之一，描写南北战争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虚假繁荣和随之而来的危机。——译者

织勤杂工一流的人可以把他的积蓄投资于美国企业的普通股票而一跃跻身于企业巨头的行列。这些证券的稳步上涨能使任何勤勉的游资积聚者变为成功的投资者。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些生财之道的讲解员，已非类似“镀金时代”工业企业家的人，而是在世纪交替时期取代了他们的金融资本的首脑了。因此，在二十年代，关于如何发财致富的良方主要是银行经理、证券交易所的高级职员、金融大亨和市场分析家们开出的。

这种良方在1928年和1929年被广泛地加以宣扬、采纳和实行。从商业区的理发师到华尔街擦皮鞋的，形形色色的小财迷，无不拜倒在这些了解金融行情的人脚下，洗耳恭听他们的开导，而且空前未有地象一窝蜂似的投入了金融“市场”，拟图挤进他们中等收入的顾客的行列。他们没有理由怀疑生产和股票价值的令人眼红的增涨会在可以预见得到的将来转向低落。在大企业飞涨股票的持有者看来，这些大企业对于一个民主的社会和经济不是一种涉及全体的威胁，而是一个可爱的伙伴。政治气氛对企业界十分有利，执政党广泛地被该党各行各业的成员以及一般公众捧为繁荣火炬的不知疲倦的高举者。由于战争创伤的治愈，战争赔款问题亦可望即将获得解决，因而国际经济形势也呈现了一种令人欣慰的稳定。

然而，在这样一派乐观主义气氛的底层从事更深入探索的那些少数顽强的怀疑论者，却找到令人不安的缺陷。农民遭遇到的六个坏年头，对那些为农民服务的工业随之带来了严重的困难。农业地区的银行因同样的缘故正在以令人惊恐的速度破产，即便在公认为很宽裕的政府1928财政年度，在全国范围内也有五百四十九家银行失去支付能力。第二年这个数目又增加到六百四十家。商业上推销不出去的库存积压——本来应当被作为预测经济

趋势的线索之一——在1928年为五亿美元，而在1929年又翻了一番。在所有经济部门都被认为应当是稳步上升的年代里，没有起色的工业部门，如营造、烟煤和棉纺织品，大大地落后于它们在三、四年前的总产量。最后崩溃的日子逼近时，征兆来自国外。1929年9月，英格兰银行对其他银行提高了它的利率，这意味着原来流入美国市场的黄金出现了倒流的现象，其数量达几亿美元之巨。为了挽回市场上因美国黄金外流造成的跌价所带来的损失，欧洲投资者旋即开始悄悄地出售他们手中的美国股票。10月间，纽约证券交易所内少数知道内情的人也开始不动声色地抛售他们所握有的债券。

真正的灾难日是被称为“黑色星期四”的1929年10月24日；这个称谓的由来是因为在整个抛售恐慌的浪潮中的这一天，史无前例地有一千三百万股股票易手。价格下跌的情况如山崩地裂，记录股票交易行情的自动收报机来不及显示现场的股票易手情况，落后了几个小时；成千上万不知名的经不起风浪的小投机者被他们的经纪人无情地出卖了。有消息说，“大家伙”（摩根公司以及其他投资商号和银行）凑集了二亿四千万美元的共同基金以便及时购买暴跌之股票，拯时局于千钧一发。这一消息缓和了进一步的恐慌。交易所的芸芸众生所不知道也不理解的是，大家伙们的这一手既非出于慈善精神也非为了公共利益；它仅仅是一种为了维护投资商号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的一种保护性措施，以便他们能在这一手实现了其后的回稳时，好把股票脱手。

在富豪们采取了这种措施，加上银行家、经纪人和政府官员的接踵而来的再三保证之后，出现了几天小小的回稳。胡佛总统在10月25日轻松地说，“国家的基本经济状况是……健康而兴旺的。”但是随后几天的股票抛售又使小小的回稳烟消云散了。这

一次，迟迟无人愿意出来支撑局面了。10月29日，星期二，出现了比上周的所谓的“黑色星期四”更为令人悲伤的阴影。这一天，股票惊人地有一千六百五十万股易手，这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史上是最狂暴的情景。在随后的几周中，回稳的苗头一再被更大的跌落所毁灭，直到后来，股票市场看起来就象一种新的海底探测装置一样，从已知的金融大陆架一下子掉进了未经探测的无底大海。

仅在1929年最后四个月，所损失的几乎令人难于理解的四百亿美元的股票价值，还只不过是华尔街崩溃之后美国经济状况的一个侧面。紧随对商业界的信用和安全的毁灭性打击而来的是扩展工业所需的投资面临着危险的呆滞。基础工业、铁路和公用事业的股票和证券的资本发行额显示着美国人民是否愿意投资于企业的未来而以之作为使自己获利的乐于采用的方法，然而这种发行额从1929年的一百亿美元降到两年后的三十亿美元，并于1932年下降到十亿美元左右。这十亿美元的数字表明，投资率不足以支撑美国工业的运转。通常是工业进展的良好晴雨表的进出口贸易，也显示了同样的下降。美国的进口额1929年几乎达到四十五亿美元；1932年减少到大约十三亿美元。在同一时期里，出口额从五十三亿多美元下降到几乎只有十七亿美元。

在“大崩溃”之后的几年中，银行的倒闭和企业的破产标志着经济的衰落。1931年，倒闭的银行从致命的1929年的六百多家增加到大约二千三百家，欧洲的金融危机对这个数字的膨胀也是起了作用的。在这几年中，十万多家企业破产，牵连了几乎达三十亿美元的团体债务。耐用物品工业生产指数从1929年的四十点弱（以1957年为一百）的高峰急剧下降到1933年的八点这样一种灾难性的低点，这一年通常被认为是大萧条的最低潮之年。其他

统计都一样。表明经济中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29年的一千零四十四亿美元下降到1933年的七百四十二亿美元，或者说，接近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中美国的年生产总值。1929年已经处于萧条状态的农业收入，在同一时期中，从那年可怜的一百三十亿美元下降到大约五十五亿美元。

牵涉到人的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失业。有关这种数据的资料通常来自劳工部统计局，但是由于大萧条时期的灾祸使一切正常的搜集资料的机关过分夸大到离谱的程度，因而关于这几年的失业统计数字可能是不精确的。根据这个统计，1929年失业人数为一百五十万，不超过民用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三点一。1933年失业人数增加到最高点，即一千二百六十万，超过劳动力的百分之二十五。其他方面的资料来源对劳工部的统计数字提出了强烈的异议。全国工业会议委员会所作的亲企业界的调查提出1933年失业达到高峰时人数不超过一千二百万。一个共产党的调查机构宣称失业人数超过一千六百万，而美国劳联的估计则是一个中间数字，即大约一千三百多万。实际上，这些都是估计出来的数据，无法为史家提供精确的统计。按今天的标准，当时对失业者和不能被雇用者的定义不同；统计的技术手段不但不一样，而且也不充分，还有，在那史无前例的灾难时期，所有的统计皆可能有倾向性。总之，这些数字不但对量度人所遭受的苦难是远远说明不了问题的，而且也无助于使我们能更深刻地理解象这样一场大萧条是怎么会降临到世界上这个最富有的国度的。

第二节 大萧条的原因

尽管华尔街的崩溃在许多美国人看来是萧条开始的非常明显

和令人不安的标志，然而股票市场的暴跌主要还是暴露经济中积聚起来的各种缺陷的触媒，也是释放二十年代逐渐上升到爆炸点的被围堵住的破坏力量的雷管。假如经济结构是健全的话，即使发生股票市场的暴跌也是能安然渡过的。

有几件事不是萧条的原因，可以从严肃的讨论中先予排除。如有人说，这是发怒的上帝的惩罚，虽然这一解释在福音派信徒中很流行。同样地，所谓经过若干年丰裕的周期不可避免地会来上若干年贫困和苦难的周期作为“报应”，这种咖啡馆经济哲学家的解释也是不足为凭。在某些较此稍高的知识界中，有一些党派性的论点，也为经济学家所摒弃。在这方面，美国共产党提出的原因可能是最走极端的和最简单化的，他们把大萧条轻易地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显而易见的、固有的、不可避免的属性。同样过分简单化的一种补救办法是，打碎内部包含着自我毁灭性迸发因素的资本主义社会，代之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秩序。胡佛总统有他自己十分得意的而且是终生不渝的解释，也许因为他的解释给他自己，他的党，以及美国生活方式开脱了责任。他的解释就是把原因一股脑儿地归咎于欧洲。欧洲的衰退不可思议地、但在不知不觉之间把美国拖入了欧洲所处着的同一经济深渊，尽管现有的证据表明，由于欧洲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经济的兴旺和支撑，欧洲不是先于而是随着美国陷入全世界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糟的经济灾难。还有一帮保守派人士对造成萧条的原因的看法同他们解释经济常态中的任何令人苦恼的危机时所持的态度一样。按照这些人的观点，答案通常在于政府干涉了自由放任的天然常态。这种观点又返回到“镀金时代”，把意见集中于1929年8月联邦储备银行董事会很迟才作出的提高再贴现率（即对属于联邦储备银行系统的商业银行以商业担保证券向其本地区

联邦储备银行所借的款项所收的金额比率)的决定上。他们认为，政府对商务所作的这种通常被称为“拙劣的修补”的干预，就是灾难的主要原因。同样地，在后来的1937—1938年经济挫折中，衰退也是由于政府的干预即竭力控制股票交易而造成的，因为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干预。这种过分简单化的解释与今天公认的经济见解风马牛不相及。

大萧条的原因或许可从两方面来看。一是为这次灾难铺平了道路的各种削弱经济的因素；一是具备了必要推动力的经济缺陷，正是这些缺陷给这次萧条造成了深刻性和严重性。属于第一方面的因素有农业的长期以来的危机。1921年以来，农产品价格和农业收入一直在下降，这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生产过剩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范围内农产品价格的下降趋势的结果。二十年代末期，灾星一直笼罩着从农业器械工业到农业银行等依赖于农业的各个经济部门。另一削弱经济的因素是住宅建筑和非住宅建筑的严重衰落，而这种全国性的工业以往通常在支持经济方面起着有益的作用。最初从1925年以来，这种建筑工业部门的顽固的颓势就构成了经济的严重拖累。再一个削弱经济的因素就是大量生产耐用商品的进展以及随之而来的难于估量的远远超过社会购买力的产品的增长。由于迅速的机械化使产品增长到从未达到过的地步，而劳工收入增长程度又跟不上商品产量的增加，于是社会购买力同全国的商品生产量就很不相称。

一种结构健全的经济或许经得住这些拖后腿的影响，但在1929年，十年的失误造成了严重的根深蒂固的缺陷。许多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现在都一致认为这些缺陷中影响较深远的一个是收益的分配不妥善。关于富者越富而贫者越贫的古老格言虽然不完全正确，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格言的前一半着实是相当确